

薛海翔 张浩音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栀子花 白兰花



十里洋场, 世代冤仇的人生对话
千年古镇, 生死情爱的传奇故事

栀子花 白兰花

薛海翔
张浩音
著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栀子花 白兰花/薛海翔 张浩音 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8

ISBN 7-5321-2595-5

I. 栀… II. ①薛… ②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3132 号

责任编辑:修晓林

封面设计:周志武

栀子花 白兰花

薛海翔 张浩音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k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s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41,000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100 册

ISBN 7-5321-2595-5/I·2040 定价:1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4742915

三十年代上海滩的南翔古镇，结仇二十多年的张、李两大家族的后裔张延祖、李湘澜以“罗密欧与朱丽叶”骇世惊俗的方式真情相爱。然而，无情的社会现实，以及围绕传世文化经典的最后归宿，衍生出悬念迭起、扑朔迷离、诡异曲折、凄婉缠绵的故事，展现出恩怨相间、生死至爱的激烈矛盾冲突以及文化传承、人格升华的传奇人生。

这部具有浓郁海派民俗风格的长篇小说已被改编为同名20集电视连续剧，正在热播中。由当红影星刘思彤、赵阳、罗海琼、安泽豪担当剧中四大主角。

那远古的初态，是谁传告下来？
天地还未成形，凭什么来考证？
日夜水分，一片黑暗。
有谁能分辨极限？
天气运动，充盈无形。
如何可以识得天地？

——屈原《天问》今译

目 录

第 一 章	赛龙舟,湘澜抗婚·····	1
第 二 章	聚上海,爱经磨砺·····	19
第 三 章	几起落,湘澜漏馅·····	37
第 四 章	起风波,劳燕分飞·····	56
第 五 章	错中错,延祖成亲·····	75
第 六 章	见端倪,老爷托孤·····	93
第 七 章	报旧仇,王喜设计·····	110
第 八 章	怜月娥,王喜计破·····	128
第 九 章	留延祖,月娥怀孕·····	144
第 十 章	揭身世,王喜借刀·····	159
第十一章	陷囹圄,月娥救夫·····	176
第十二章	明真相,延祖寻妻·····	192
第十三章	狭路逢,娥澜相争·····	207

第十四章	争经幢,黄雀在后	222
第十五章	失经幢,月娥投江	238
第十六章	夺经幢,澜祖逃亡	255
第十七章	千辛苦,月娥学艺	272
第十八章	寻恩人,王喜现身	288
第十九章	庆胜利,重聚上海	306
第二十章	泯恩仇,含笑九泉	324
尾声		342

第一章 赛龙舟，湘澜抗婚

槎溪河上，鼓号撼人。一青一黄两条龙舟在震天动地的呐喊声中，疾速而来。

“张李两家又要在龙舟赛上拼命了！”这个骇人的消息，像一只黑色的大鸟，带着阴风，掠过槎溪镇，在这个草长莺飞的江南春季，洒下惊恐的喧嚣，莫名的悸动，嗜血的兴奋。

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这镇上的首席大户张家和李家，结仇二十多年。每次只要他们跨过仇恨的鸿沟，愤然出手对击，都会在这千年古镇上激起轩然大波。莫非，这个日子又来临了？

此刻，张家龙舟上，二总管王喜站在船头，精干中隐含着冷峻；李家龙舟正由彪悍而鲁莽的大少爷兴宝坐镇。两条壮汉隔船相视，双方的眼中都闪烁着一股恨意：这分明是一场生死决斗！岸边观战的镇民都不由得看看头顶的太阳，觉出了一种凶猛的热力。

与这个决斗场一箭之遥的集市上，却是一派祥和。一身白色西装的张家大少爷延祖飘逸而来，他身边的矮个青年，也是同

样的一身白。时髦的打扮使两人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格外醒目。

延祖忽然被路边的小摊拉住了脚步，那矮个青年等得不耐烦，正了正头上的鸭舌帽，又理了理唇上的小胡子，再用力咳嗽了两声。却丝毫没有引起张延祖的注意。矮个子终于忍无可忍，一巴掌拍在张延祖背上：“喂，你又不是三岁小孩了。这种东西小时候还没玩够啊？”

“别烦，我要好好记住，回去要写书的呢。”延祖的眼睛没动半寸。

“书，书，书！就晓得你那个民俗史，难得溜出来一次……，你看吧，我走了。”矮个青年赌气离开，才走几步，又回头，只见延祖依然故我，“哼”了一声，大步离去。

摊贩看不过，提醒道：“你朋友走啦。”

张延祖这才如梦初醒。只见仲春阳光下，那疾步离去的背影里，透出一种撩人心房的婀娜。他不觉痴迷了。一阵甜蜜的心醉涌上心头，令他大声道：“喂，湘——”

话音未落，眼前忽然一黑——他的脑门上，竟然吃了一拳！

延祖还来不及反应，李兴宝第二拳又上来了：“姓张的，居然敢动起李家人的脑筋来了，我让你今天就横在槎溪镇大街上。”

话音未落，他又挥拳往延祖打来。

延祖被迫后退着，边招架边道：“喂，你真的动手啊？”

“笑话，你以为我跟你逗着玩儿哪？”兴宝连踢带打，越来越狠，延祖左右退避，眼看就没有了退路。他们身边，迅速聚集起围观的镇民，里三层外三层，却一片寂静，无人做声。张李两家一夜之间反目成仇，其间原因众说纷纭。现在，两家的长子狭路相逢，一场血斗势在难免，小小镇民，谁敢挤在中间惹祸上身？

突然，一个身穿蓝花印布的年轻少女从围观的人群里面冲

了出来，她挺身拦在张延祖面前，大声道：“不许打人！”

延祖惊讶地看着这个娇小的身影，心动了一下：没有想到，一个乡下女子也竟然有如此的勇气。

李兴宝看着有人来帮腔，先是一愣，随即呵呵大笑：“哎哟，你算是救人？”他上下打量了一下少女，随手一拉，少女一个趔趄，倒在地上。

延祖一愣，急忙俯身扶起她。李兴宝的拳脚又到了。延祖这才被激怒了，他直起身来，冷冷地说：“看来，你是真要打了。”说罢，他瞄准了兴宝的来势，突然，“啪啪”两拳，准确地打在他的面门上。李兴宝被打愣了，转了一个圈子，呆呆地站立着。

围观的人群发出哄然大笑。

“月娥，依一个小姑娘，搅了里厢做啥？快跟我回去。”人群中，突然又冲出一个中年妇女，也顾不得别人的哄笑和推搡，一把拉住少女，拖了就往外走。

那个叫月娥的女孩被拉着，脚却迈不动步，她回头看延祖，乌黑的眼睛里燃烧着关切和焦急。

“富人家少爷打相打（打架），旁人躲还来不及，依还轧闹猛，快走！”

“姆妈！他真是延祖哥啊。”

做娘的不由分说，把女儿拽出了人群。

李兴宝缓过气来，“噉”地怪叫一声，再次冲着张延祖扑了上来。

此刻的延祖，仿佛换了一个人，他目光如电，轻摆上身，“啪”的一拳，正中李兴宝面门，李兴宝中拳，脑袋震得往后一仰，整个下巴暴露出来，延祖疾步上前，一个重拳如同炸弹在李兴宝的下巴上炸响，李兴宝仰面翻身，在空中划出了一道弧线，倒在当街，“呜呜”怪叫，无法起身。

延祖踩着轻灵的拳击步伐，左右移动着，伸出一只手，对兴宝勾动着手指：“起来，再来！”

“太漂亮啦！哈哈！怎么不晓得你有这一手？”这时，矮个青年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

“跟我的英国老师学的。”延祖拳架不散，一脸掩饰不住的得意。

李兴宝挨了揍，羞愧难当，对着旁边的家丁，大喊一声：“都给我上啊！”

一群人“嗷嗷”叫着，抽出铁尺短刀，冲着张延祖就要出手。

矮个青年忽然一个健步冲了上去，大喊一声：“你们谁敢？”用胸脯挡住一排短刀铁尺。

家丁们倒一下子愣住了，竟然无人敢上。只有一个不识好歹的跑上去，道：“喂，依小鬼头算哪里一路的？寻死啊？”

他的话还没落，边上便有人悄悄扯他的衣袖。谁知那愣头青还是不服，撩着袖子往前去：“我来教训教训伊！”

矮个青年忽然把帽子一摘，一头秀发如瀑布飞泻。

人群一阵哗然：“女的，是个女的！”

那个莽撞的家丁正要上前，忽然被钉住了一样，颤抖地看住她：“是……是小姐……”

原来，那个黏着假胡子，戴着鸭舌帽的“矮个青年”竟然是李家的掌上明珠李湘澜！刚刚从上海教会女校毕业的湘澜一回到槎溪镇就和留洋归来的新青年张延祖热恋上了。两个完全接受了西方进步思潮的青年在这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上就此演绎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感情纠葛则是后话了。此刻，湘澜走到兴宝面前，调笑着说：“哥，打架得一对一才公平，你不要再丢人啦！”

李兴宝怒气冲冲地站起身来，嘴角上有一丝鲜血。湘澜连忙拿出手绢给他擦拭着：“你不是他对手，看，牙都出血了。”

得胜的延祖此刻也很绅士风度地向兴宝伸出手来。不料兴宝羞愧交加，一甩手，恨恨道：“小子，你等着，我非宰了你不可。”转身又对湘澜道：“你……，都是你在瞎搅，爹叫你回家！”

湘澜本不愿意恋战，这下落得息事宁人。她推着兴宝，哄孩子一样：“好吧，好吧，回家，回家。”说着，回头对着延祖伸出大拇指，摇晃了一下。

延祖的心头掠过一丝暖意，看着湘澜的背影，痴痴地发愣。突然，王喜带着一帮人冲到了身边：“少爷，怎么样，没事吧？”延祖没有反应，王喜顺着他的视线望去，湘澜婷婷袅袅，和兴宝一直往前走，慢慢消失在人群里了。

王喜压低嗓子，提醒道：“少爷，老爷让你马上回家。”

湘澜一走进客厅，就欢天喜地道：“爹啊，今天哥丢脸丢大了，一群人打人家一个，还输了。”

头发花白的李瑞鼎正喝着茶，看到宝贝女儿的娇态，又饶有兴趣地看看儿子的腮帮子，说：“你这样子也出去跟人练？真是丢我们李家的脸！连你妹妹都笑话你了。”

兴宝一股怨气无处发泄，一把拉过在旁边偷笑的湘澜道：“爹，你晓得，她跟谁在一起？”

“张延祖。”湘澜的声音满不在乎。

“张延祖？这小子不是在德国吗？”李瑞鼎一惊，定了定神，又道：“湘澜，你知道的，我们两家素不来往。”

“又来那一套，张家是李家的仇家。”湘澜拿起杯子，咕嘟咕嘟喝下了一大半。

李瑞鼎看着她，克制地：“你晓得就好。”

湘澜一甩头发：“不就那点儿破事，值得记一辈子仇么，狭隘！”

“唉，要真的只有这点儿事，就好了……”李瑞鼎长长地叹了口气，欲言又止。

“那还有什么事情啊？”李瑞鼎不语。湘澜眼见着父亲沉默，得寸进尺道：“瞧，你也说不出什么理由来不是？我是成年人了，我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希望你们今后不要干涉我的个人自由。”

李瑞鼎被她这么一说，忽然想起自己有件要紧的事要讲。原来前几天上海警察局的侯局长闻知湘澜的品貌，叫人送来聘书。能攀上这门亲事真是求之不得，便顺水推舟道：“也对，你不小了，跟男人交往，也不是不可以，不过，一切交往，就为了一个目的……”说着，他把聘书递到湘澜面前。

湘澜接过，瞄了一眼，不解地看着父亲。李瑞鼎点点头：“后天是端午节，他们父子俩一起来下聘礼。”

不料，湘澜“咯咯”笑了起来，说：“爹，不如你嫁给他。”说着，便三下两下，把聘书撕了个粉碎。

“放肆！”李瑞鼎终于忍无可忍，“你！我真把你宠得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湘澜毫不介意，转身就往外走。

“你反了你！”只见“砰”的一声，李瑞鼎猛然将手中的茶杯摔在地上：“兴宝，把她关起来，不见侯公子就不放她出来。”

张家大院里，延祖和父亲张世轩正相对而坐。

两人沉默许久，还是张世轩打破了沉默：“延祖啊，你去德国读书整整四年。现在拿了经济学博士回来，总算可以接下家里的这个摊子啦。”

延祖为难地看着父亲，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有什么难言之隐，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跟爹说，你还有什么

人能说吗？”张世轩关切而温情地说道。

延祖不由得一阵悸动，张了张嘴，还是没说什么。

张世轩突然话锋一转，犀利地：“你骗了我整整四年，对不对？”

延祖一下子愣住了，道：“我……”

张世轩冷峻地逼视着，一字一句地：“你其实根本就没有去念经济学，你自说自话地改成了社会学。你不敢告诉我，是怕我不再给你寄钱！”

延祖愕然：“爹，原来，你，你都知道啊。”

张世轩悲哀地说：“你——真是伤透了我的心。”

张延祖看着老态龙钟的父亲，心有不安，辩解道：“我，我是想，学习新思想，给中国人争气啊！”

“我说伤透了我的心，不是指你换了个不挣钱的行业，而是说你瞒我，骗我；我就你这么个儿子，什么事情不好跟我说？我就那么不好说话？骗我，你忍心啊！”

父亲的一席话，宛如一股热浪，猛然扑上正在等待责罚的延祖的心头，他感动地喃喃道：“爹，我错了。”

张世轩疼爱地看着儿子，道：“你想做的，总归有你的道理，爹怎么就一定会反对你呢？来，给爹看看，你这四年，都学了些什么？”

延祖欣喜若狂，连忙从书架上找出厚厚一叠手稿，递到张世轩面前，迫不及待道：“爹，我想把江南民间的风俗习惯整理出来，让它成为一种文明的佐证。”他一边说着，一边观察着父亲的举动，看着老爷子耐心地一张一张翻过去，心里不由再也按不住了：“爹，有件事我还想讨教您呢。”

张世轩兴味盎然道：“讨教？你一个洋博士还来讨教我一个乡下老头？来吧，说来听听。”

延祖两眼放着光：“爹，这件事你一定帮得上，您还记得咱们槎溪的建镇宝物槎溪经幢么？”

谁知延祖这“经幢”二字才刚刚出来，张世轩便“霍”地站了起来，两眼满是惊恐：“你说什么？”

延祖看到父亲激烈的反应，不解地：“经幢啊。据考证那是梁朝槎溪建镇时御赐的。后来，拥有它的冯家莫名其妙消失了。”

“别说了！”张世轩失控地厉声喝止。

延祖还不甘心：“爹，我还没说完呢。如果找到经幢的下落，我就能证明咱们槎溪文明史的源头了。”

张世轩站起身来，大吼道：“我叫你别说了！”说着，他浑身颤抖着，走到一个巨大的箱柜前，打开沉重的大锁，把手稿重重地扔了进去，随即“咔嚓”一声，锁上了大锁：“把那些个婚丧嫁娶，怎么吃、喝、拉、撒、睡编成史？亏你想得出来。”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延祖顿时懵了，他还在拼命想挽回：“爹，您听我说……”

“我不要听！从今以后，你不许再搞什么吃喝拉撒史，更不许你再提什么经幢！”张世轩失态地咆哮着，拿出来厚厚的一叠账册：“你不是要搞什么民俗么？拿去，这是我们张家的全部产业，够你研究一辈子的了。”

延祖正待辩解，张世轩截断他，眼睛里冒着寒气：“记住，爹都是为了你好！”他盯住茫然的延祖道：“李家的那个小姑娘，你不许再去睬她；那是一口不见底的陷阱，掉下去，就是死。”说着，他转身离去。

延祖望着父亲的背影，愣住了，连王喜是什么时候进来的都没有感觉到。

“少爷，湘澜小姐出事了。”

王喜轻声地尽快要将事情说完,延祖听到一半已经忍无可忍,推开王喜就要去救人,不料却被死死拦住了。延祖还要挣扎,王喜看看四周,附在他耳边,如此这般地说了半天。延祖这才舒开眉头。

夜凉如水。

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气疯了的湘澜,终于在反锁的房间内安静了下来。她知道爹爹跟张家有宿怨,可是,在看过“罗密欧朱丽叶”的新潮青年眼里,这样的阻碍,只会让爱情变得更加刺激更加浪漫。只是爹爹竟然动了真格,把平时当作公主来宠的女儿,当作囚徒禁闭起来。能砸的都砸了,嗓子也喊哑了,房门还是固执而沉默地紧锁着。她终于累了,伏在床沿上昏然睡去。

忽然,门锁发出了响声。湘澜一下子惊醒,警觉地直起身来。

门悄无声息地开了。湘澜看到延祖闪了进来,高兴得差点儿叫出声来,延祖连忙掩住她的嘴。两个人热烈地拥抱着,仿佛是隔了千万年的漫长。

两人缠绵了不知多久,湘澜忽然一把拉过延祖就要走,却被延祖一把拉住:“现在外面都是你哥哥的人,咱们一出门就得被抓。”

湘澜一脸的兴奋立刻成了沮丧,延祖连忙搂过她来,安慰道:“我跟王喜安排好了,龙舟大赛开始,全镇人都吸引到河边去了,你哥哥你爸爸更加要去,争那个狗屁商会会长,那时候,我乘虚而来,领你远走高飞,去上海,去欧洲,反正,我们就是自由的鸟儿了……”

他的话传到她的耳朵里,令她越来越激动,仿佛是看到了一片新天地,两人紧紧拥抱着,热吻着,似乎世界上的一切一切都

不复存在。

突然，门被推开了，一声狞笑打断了他们的忘情之举：“张延祖，你夜闯私宅，非偷即抢，你还想跑？”李兴宝说着，上前一把握住延祖的胸襟。

延祖甩开兴宝，讥讽道：“白天倒在地上装死狗，现在觉得丢脸了，想找回来？”

兴宝被点了死穴，怒不可遏，猛地掏出枪来，顶住了延祖的脑门。延祖没料到他会来这一着，额头上顶着的枪口，发出阴冷的气息，他无法动弹，只好任由兴宝摆威。

兴宝狂躁地大喊着：“打啊，你打啊！”说着，他一只手猛击张延祖的头部，胸部。

延祖无法还手，血，慢慢从他的嘴角里流了出来，他摇摇晃晃勉强站住。

湘澜冲到两个男人面前，心疼地看着延祖，又转头哀求兴宝：“哥，你千万不要伤害他。”

兴宝一把推开她，顶着延祖脑门的枪口，拧动了一下，残忍地狞笑：“我就是要他的命。”

他的话音刚落，湘澜突然亮出了一把锋利的剪刀，抵在自己的脖子上，说：“你动他一下，我就死在这里。”

兴宝看到寒光一闪，愣了愣，随即道：“你吓唬谁啊？”说着他举手对着延祖又是一拳，延祖不由得摇晃起来。

湘澜定定地望住他们，手上一用力，鲜血从脖子上渗了出来。

延祖见状，急道：“湘澜，你别做傻事！”

兴宝连忙回头看她，一分神，延祖已经一拳击落了顶在脑门上的手枪，飞步上前，夺下湘澜手中的剪刀。他一把扶住湘澜，连忙掏出手绢包扎伤口，不料却被她用力推了一把：“快走。”